

读家报道

从“学习阅读”到“阅读学习”

一位一线语文教师的阅读升级

陈冬平

阅读,是一种个性化的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为什么读?读什么?怎么读?一直是大家关注和探讨的话题。阅读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阅读的方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而阅读的效率则取决于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质量。

阅读力决定学习力。这是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的一个重要观点。的确,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阅读重要,阅读必要,阅读需要。对于中小学生学习来说,阅读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它不仅是信息获取、知识习得、能力提升、智慧生成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且在思想品格锤炼、情感情操涵养、健康审美观念培养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所在的深圳市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阅读已成为深圳的城市品牌,也成为广大市民的一种时尚和习惯。如今在“双减”背景下,全市中小学校都把阅读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抓手,积极营造书香校园,并带动了书香家庭的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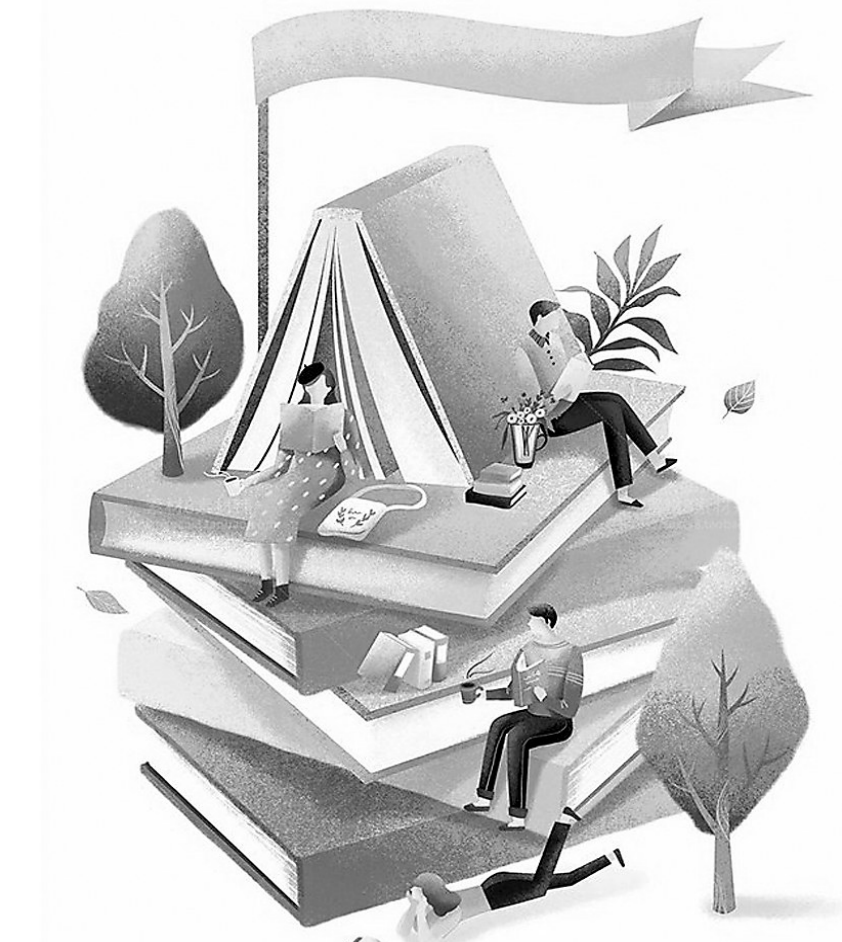
“远近高低各不同”——阅读·方式

作为一名阅读爱好者,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阅读是比较欠缺的,因为那时连阅读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到了高中阶段,条件慢慢好转,但是升学的压力又来了,家长不希望甚至明确反对我读那些对升学没有帮助的闲书。到了大学阶段,我的阅读才算是有了一些坚实的“脚步”。丰富的书籍,充裕的时间,浓厚的兴趣,我一头扎在图书馆和自习室里孜孜不倦地读书,正应了高尔基的那句话: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记得大三和大四的时候,为了备考当时的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生,我在学习各门课程之余,还特别用心地阅读了古今中外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著作。毫不夸张地说,我把当时学校图书馆馆藏的有关中国现代诗歌作品和诗论专著,几乎读了个遍。虽然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但是优秀的诗歌作品和诗论著作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它们让我感到快乐的同时,也给了我扎实的诗歌知识和丰厚的学养。

从诗歌,到小说,再到散文,我的阅读兴趣与阅读重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不同文体有不同的特点,需要有不同的阅读方式,我认为,诗歌总体上是抒情性的,小说是讲故事,而散文是说话常的。

阅读诗歌,要善于从诗歌文本的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之中,捕捉诗人巧妙铺设或者嫁接的情感符号,读懂诗人从意(意象、意义)到情(情绪、情感)的表达技巧。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



资料图片

及汪伦送我情。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它们或浅显直白,或含蓄冷峻,指向的都是浓烈的情感。

阅读小说,要善于从小说故事情节中,读出小说家对社会、自然、人生的细致观察与深刻洞见。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作者的经历、身世、遭遇、学养、能力、个性等,或多或少会在小说中有意无意地展示与流露。读懂作者,读懂时代,读懂文本,是我们读懂小说需要做到的。

阅读散文,要善于从家长里短、平凡琐碎的日常中读出时代的涛声与回响。以小见大的表达,平易简洁的叙述,都为古今中外散文大家们所惯用和坚持。不论是“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还是“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看似大白话,实则大意味。

“山花红紫树高低”——阅读·形态

当下,人们对于阅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手段也更加丰富多样。对于中小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而言,我们常常通过单篇阅读、群文阅读、整本书阅读等不同教学方式来进行。

单篇阅读通过不同篇目的文章,接受不同的信息,始终保持对于阅读的新鲜感和好奇心,有助于读者对于文本的

直接经验和个性体验的积累。当然,单篇阅读教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容量较小,没有参照,容易造成众说纷纭的现象;文本要义的确定性、文本内涵的深刻性、文本表达的多样性等,可能在教学过程中遭遇模糊、削弱与减损。

群文阅读带有集群阅读的性质,常常用于比较阅读的方法。从同一作者的不同主题文章,到不同作者的同一主题文章,对于主题、内容、手法、技巧等的同中异、异中同的比较与辨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一个作家、一个主题的更深刻理解与判断。

2021年是鲁迅先生诞生140周年,逝世8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读鲁迅更有不同的意义。我把6册初中语文教材上的6篇鲁迅文章集为一组,包括《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社戏》《故乡》和《孔乙己》,加上当时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一起做群文教学与研究。从那些变化了的人物身上,以及不起眼的小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笔下流淌着的热烈情感和对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深刻思想。

我曾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5位散文大家写自己母亲的文章,编成一组以“母亲”为主题的阅读文本,其中有胡适的《我的母亲》、老舍的《我的母亲》、梁实秋《想我的母亲》、丰子恺《我的母亲》和汪曾祺《我的母亲》。我出了一个题目:上述散文大家们笔下的“母亲”,虽然形貌、

性情各异,但是有一个相同点——勤劳。阅读上述5篇文本,看看同样是写自己母亲的“勤劳”,5位作家各是如何表现的。

我让学生带着这个问题进行群文阅读,并要求他们在学名家名篇的基础上,写一写自己的母亲。学生们通过比较阅读,找到了文本中的“同中异”,异中同。通过读,延伸到写,读写结合,以读促写,学生们读出了文本的丰富内涵,写出了个性鲜明的“母亲”,我觉得这样的群文阅读是有益的、有效的。

整本书阅读易于建立阅读整体观。一本书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故事有始有终,人物有血有肉,叙述有详有略,情节有点有面。阅读教学视野下的一本书,其内涵与信息要远远大于这本书本身。这就是整本书阅读教学的最大价值,考量的是教师和学生的人文综合素养与文本解读能力。

我一直在阅读和研究《红楼梦》,写一些评论与赏析文章,有关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写作技法,以及引申出来的关于文学艺术、生活趣味、家庭教育等话题。比如《王夫人是怎样一个人》《大观园中诗词水平谁最高》《略写的艺术》等。通过宏观把握与局部剖析相结合,从不同角度解读这部著作的方方面面,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全新认识和整体把握。

“万紫千红总是春”——阅读·创新

对于阅读教学来说,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个词叫“全学科阅读”。专家认为,全学科阅读之“全”,意味着要超越阅读只从属于语文学科的狭窄观念,真正从个体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角度,全面认识和把握阅读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将阅读从单纯的语文素养范畴转向学习能力体系,从长期以来占主导的文学性文本阅读,转向兼容实用类、信息类文本的更加多元、丰富的阅读资源和视域。

毋庸讳言,多年来,从中小学校教育来说,阅读似乎只是语文或语言类课程教学的专利。对于学生来讲,要通过“学习阅读”达到“阅读学习”。学习阅读的内容、方法、技巧等,达到提升阅读素养和能力,通过这些素养和能力去阅读各学科、各种类的文字、书籍、教材,达到学好各门知识、提升综合素养的目的。正如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吴颖惠所言:“学习阅读的学科主要是语文、英语等语言文字类学科,而阅读学习则是各个学科的事情,阅读学习是学科教学的重要方式,学生需要通过阅读来进行学习。深度学习、理解性学习离不开学科阅读,学科阅读是学科教学的重要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小学生学习不仅仅仅需要文学阅读、历史阅读、社科阅读,也需要数学阅读、科技阅读、艺术阅读、体育与健康阅读等。这应该是“全学科阅读”的基本要义。(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桂园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2007年3月,随新教育研究中心前往贵州支教的路上,我第一次听到“共读”二字。

阅读明明是很个性化的行为,为什么要共读?

共读,能让不同的人们拥有共同的语言密码。干国祥老师朝我一笑,意味深长。

上海到遵义的绿皮火车咣当咣当晃荡了30多个小时,这个问题也咣当咣当敲打了我一路。

跟老师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共读是在2008年。那时候学校刚从私立转为公办,刚刚拥有“银河小学”这个名字,有一堆的困惑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决定一起读一读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

怎么读呢?我把这100条建议分类、重组。周一我公布一周学习的内容,比方说关于“转化后进生”的五条。周五教师会,我打开抽取器,一点,全体教师的名字在大屏幕上迅速滚动起来,被抽中的前两位老师围绕本次主题阅读谈体会,第三位老师对以上两位老师作即点评,第四位老师负责做好记录与报道。

就这样,我们把这本书整整读了一年。从最初的惴惴不安,到慢慢的胸有成竹,老师们渐渐进入了共读的状态,既分享思想,又学习吸纳。苏霍姆林斯基那一条条沉睡许久的建议,被一遍遍咀嚼,一遍遍品味,一遍遍唤醒了。

跟孩子们的共读,印象最深的是2012年。那是寄宿制的最后一届学生,人数不多,但状况不少。这些家境优裕的孩子不懂感恩,不屑合作,谁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于是,我带着他们共读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让他们看看,一个与他们仿佛年纪的意大利四年级男孩安利柯,过着怎么样的学校生活。

白天,我让他们梳理安利柯与老师、父母、同学之间发生了哪些故事。晚上,我让他们自由组队,把最打动自己的故事演出来,于是那一个个晚自习变得格外不一样:

“石匠的儿子”小石头,去安利柯家玩,吃饭时,椅背上留下了粉渍,安利柯抬手去擦,父亲的眼色制止了他。小石头走后,父亲告诉他:“一切劳动留下的痕迹,都不脏。”

卡罗纳的母亲去世了。放学后,安利柯冲进母亲怀里,母亲把他推开了。安利柯扭头一看,发现一旁的卡罗纳眼里流露着无法形容的哀伤,似乎再说:“你可以拥抱妈妈,我却再也不能了。安利柯恍然大悟,拉起卡罗纳的手,一起回家去。”

孩子们就这么一幕幕,一昼夜演着,我拿着相机默默地拍着,看着他们一天天、一点点变得安静、友善、懂事。

最有触动的共读,是与老师们一起读《未来学校》。杜威曾说:如果我们用过去的方式教育现在的孩子,那就是扼杀了孩子的未来。这不是危言耸听。

20年前,朱永新教授出版《理想的教育》一书,预言教育的未来。当时,很多人认为,那不过是空想。而今回首,我们发现,书里面太多的

推荐

《桦皮船》:一叶轻舟承载时代巨变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我最近一次见到老猎人郭宝林是去年初夏,我为书中几个细节去请教他。因为疫情,我和老爷子隔着墙头聊天。他说:你为了这本书,跑这么远,跑这么多趟,就进来吃饭聊天吧,我不怕。听了这句话,我们之间的墙瞬间倒了,不存在了。因此我也相信,通过《桦皮船》这本书,我一定能把读者与这个森林民族的文明和过往连接在一起。在近日举行的《桦皮船》作品研讨会上,该书作者、儿童文学作家薛涛如是说。

长篇小说《桦皮船》(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桦皮船技艺传承人的真实生活经历为原型,以纯正的儿童视角,讲述了一位老猎人、一个男孩,携一条桦皮船、一只小皮舟,一路北上,奔赴大兴安岭,共同追寻精神故乡的心灵旅程,探秘祖国边疆,最后的狩猎民族——鄂伦春族的传奇故事。

此次研讨会由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出版人等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入探讨《桦皮船》的创作与出版价值。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朱永新认为,《桦皮船》既写了一段文化回归之旅,也写了一个孩子的成长历程。从教育的角度看,如何让孩子们从繁忙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回归大自然?如何让孩子们真正地独立生活,发展动手的能力?这本书给出了一种答案:让孩子们走进祖辈的生活世界,去了

共读:寻找共同的语言密码

朱雪楠

预测成了现实。

20年后,朱永新教授再著《未来学校》,再次勾画教育的未来。我仔细细读了几遍,内心无比震撼。是的,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学生似乎仍在20世纪的学校里学习,与21世纪的世界完全脱节。当你的职场关心的不是你知些什么,而是你能用你已知的东西做些什么。身为老师的我们,是时候反思当下的教育了!

于是,与老师们共读《未来学校》,站在培养未来人才的角度,审视当下的自己。老师们渐渐意识到,不久的将来,学不再整齐划一的学,可以混龄学,可以线上线下学,教不再局限于学校,学校将只是学习中心的一部分;家庭,将王者归来,为教育买单,是此刻的我们要为未来而教。要胜任教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修炼:共情、善学、合作,做学生的指导者与陪伴者。

咣当咣当,绿皮火车的晃荡已经远去15年。而今我终于明白,共读,真的就是寻找共同的语言密码。

与一个团队,在共读中破解一道道教育难题,从此,学校开始稳步成长;

与一班孩子,在共读中穿越一个个童年故事,从此,生命渐渐走向丰盈;

与一群教师,在共读中预测一种未来可能,从此,内心变得更为自信。

共读,就是在某一条路上,同心同行。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高级教师,中国教育报2021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品读

探寻富有诗情画意的中华美育

——读《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

袁瑾

美育如何成为现实,美育如何走向大众?这是美育工作者普遍遇到的难题。若仅仅依靠学校教育和专业培养,美育的作用微乎其微,素质教育也是空谈。所幸王新教授新著《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诗画融通的美育之道》为读者展示了中国诗教的丰厚生命力,通过“诗画融通”这一古老命题叩响当代教育的大门,赋予美育新的内涵,为探寻富有民族精神的美育之道带来生机。

王新教授主要从事艺术史论和视觉文化研究。10年前他写了《诗画乐的融通》,试图打通诗画乐的三论之限,建构一种兼容并蓄的文艺批评。接着他又写了《见与不见:读图时代的视觉教养》,深入思考美育教育和审美素养问题。近年来他连续出版了两本研究艺术大师全显光的专著,对德国学派的发掘有突出贡献。现在这本《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算是他最新的育儿经,也是他把自己多年来的文艺思想付诸美育实践的鼎新之作,可谓厚积薄发。

《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缘自作者对全人教育的追求。全人教育也称博雅教育、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其宗旨是培养全人。培养全人需要美育,如何美育呢?作者提出诗画融通的美育方式,就是通过读诗词、看绘画,打

开孩子的感觉,陶冶他们的人格。如何打开感觉,陶冶人格呢?作者提出了健全人格的“金字塔”五要素说,即生命底色是塔基,感觉、情感与思致(知性、情感、意志)是塔身,创造力是塔尖。作者认为,人格塑造来自童年时期的精神生活,引导孩子品诗赏画,可以培养他们敏锐的感觉、滋润的情感、清明的思致、生动的创造和斑斓的底色,使其成为自由而富有灵性的全人。

王新虽然是美学家,但愿愿意俯下身去倾听儿童的心声,愿意为孩子精心设计艺术启蒙的路线,从诗画融通的传统诗学出发,探寻中国人的美好心灵和审美方法,这点尤其难能可贵。他提出诗画赏析中蕴藏的审美感觉包含视觉、听觉、味觉、触觉、通感、闭感和微妙感;审美情感有亲情、爱情、兄弟情、友情、闲情、愁情、悲情和同情;思维方式涉及分类、反思、对话、无理、洞见和哲理;创造力培养类型可分为视角、创造、想象、跨界、酝酿、传统和自觉;生命底色则囊括了自然世界、形式美感和古典意境。作者用一种关键词的方式构筑起儿童美育的大厦,同时辅以大量的经典诗词和名画引导读者如何审美,通篇阅读下来好似一场美的旅程,让人回味无穷。

此书在美育思想上颇有创见,但笔者更欣赏的是书中流露出的脉脉温情。

据说王新爱女笃深,经常陪女儿吟诗作画。他在书中写道:“春天,送女儿去幼儿园,经过一片海棠花林,有花枝垂落,结着骨朵,每天路过,我都有意提醒孩子看看,今天开了几朵,每朵有几瓣,明天风中又吹落了几朵;同时启发她回忆背过的诗、看过的画,可以用来形容此花的明亮与荣华。这样,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故烧高烛照红妆等句子,她就会自然脱口而出,并且乐此不疲,兴味盎然。类似这样的故事在书中有不少,可见王新的美育不仅是言谈、洞见和哲理;他是一位多么善于在日常细节中发现美和创造美的爸爸,他和女儿过的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这种诗情画意不正是中国传统诗教最具生命力的地方吗?”

诚然,回归传统并不代表全盘复古,诗画融通也并非对诗教亦步亦趋。王新所提倡的美育,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创造。例如他积极借鉴脑神经学的研究成果为诗画融通寻求科学依据,提出诗词作为语言艺术,有利于孩子左脑开发;绘画作为空间艺术,有利于孩子右脑开发;诗画乐融通的美育,有利于孩子左右脑协调发展,大大促进孩子的大脑潜能含蓄。同时,他也充分吸收同时期的绘画作品激活孩子们的诗词感悟和审美鉴赏能力。例如他讲到杨万



《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 王新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里的诗作《小雨》,会联系到毕加索的名画《哭泣的女人》,讲孟郊的《游子吟》,会展示拉斐尔的《椅中圣母》,讲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会对照塞加儿的《我与村庄》。这些奇妙的诗画组合让孩子从小就明白,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其实并没有体裁的界限,它们都能逾越国界、种族和地域的鸿沟,唤醒人类共同的情感,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无穷力量,这恰恰是诗画融通的真谛。

这本书与其说是献给女儿的艺术读本,不如说是写给成年人的美育指南。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当下,每个人都可能遭遇认同危机和挑战,艺术和审美是疗愈心灵的良方。尤其作为教师和家长,如果不懂美,如何培养孩子的儿童?如何成就美的民族?

为了孩子和明天,教师和家长们不妨先读读这本书,在诗情画意中与孩子交流,在美的浸润下静待花开。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解家族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丰富立体的生活历史中得到洗礼,在勤劳勇敢、乐观豪迈的民族性格中得到浸润,孩子们可能会走得更远。

在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高洪波看来,桦皮船本身是一种物理的隐喻,一种特殊的象征,反映了新时代的鄂伦春人从回归到认同这个过程。它暗含着关于“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的归处在哪里”的哲学思考,暗含着儿童天性中的纯真,也暗含着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意识。

这是一条承载时代巨变下人民生活变迁的文明发展之船,一条承载中华民族历史根脉的文化自信之船,一条叩问民族传统对于新时代独特价值的精神成长之船。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海飞表示,《桦皮船》的创作并非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少数民族文学写作或生态文学写作,而是坚持与时代同行,融社会变迁、文化传承、民族融合、自然生态等诸多主题为一体,饱含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艺术感召力的接地气、有温度、有童趣的现实主义写作。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坦言,《桦皮船》像一个晶体,从文学、哲学、教育学、生态学、人类学各个侧面折射出的光芒,都能照亮一个言说未尽的话题,这是薛涛个人创作走向更为开阔的审美空间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儿童文学最美的收获之一。它让人看到儿童文学在文学本身可以抵达的高度,在思想上可以发掘的深度,在内容上可以开拓的宽度,它是一本能够让人对儿童文学产生敬意的书。